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

卻說那五個敗殘的小妖拿著些破旗、破鼓，撞入洞裡，報道：「大王，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，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。」老妖聞說，分煩惱。正低頭不語，默思計策，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：「大王，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，拖在門口罵戰哩。」那老妖聞言，愈加煩惱道：「這卻也無知。我倒不曾吃他師父，他轉打殺我家先鋒，可恨！可恨！」叫：「取披掛來。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，等我出去，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，拿他進來，與我虎先鋒對命。」眾小妖急急擡出披掛。老妖結束齊整，綽一杆三股鋼叉，帥群妖跳出本洞。那大聖停立門外，見那妖走將出來，著實驍勇。看他怎生打扮，但見那：

金盔晃日，金甲凝光。盔上纓飄山雉尾，羅袍罩甲淡鵝黃。勒甲條盤龍耀彩，護心鏡繞眼輝煌。鹿皮靴，槐花染色；錦圍裙，柳葉絨妝。手持三股鋼叉利，不亞當年顯聖郎。

那老妖出得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個是孫行者？」這行者腳履著虎怪的皮囊，手執著如意的鐵棒，答道：「你孫外公在此。送出我師父來。」那怪仔細觀看，見行者身軀鄙猥，面容羸瘦，不滿四尺。笑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，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兒子，忒沒眼色。你外公雖是小小的，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，就長六尺。」那怪道：「你硬著頭，吃吾一柄。」大聖公然不懼。那怪果打一下來。他把腰躬一躬，足長了六尺，有一丈長短。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，喝道：「孫行者，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，拿來我門前使出？莫弄虛頭，走上來，我與你見見手段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兒子啊，常言道：『留情不舉手，舉手不留情。』你外公手兒重重的，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。」那怪那容分說，撚轉鋼叉，望行者當胸就刺；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，忙家不會，理開鐵棒，使一個「烏龍掠地勢」，撥開鋼叉，又照頭便打。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口，這一場好殺：

妖王發怒，大聖施威。妖王發怒，要拿行者抵先鋒；大聖施威，欲捉精靈救長老。又來棒架，棒去叉迎。一個是鎮山都總帥，一個是護法美猴王。初時還在塵埃戰，後來各起在中央。點鋼叉，尖明銳利；如意棒，身黑箍黃。戳著的魂歸冥府，打著的定見閻王。全憑著手疾眼快，必須要力壯身強。兩家捨死忘生戰，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。

那老妖與大聖鬥經三回合，不分勝敗。這行者要見功績，使一個「身外身」的手段：把毫毛揪下一把，用口嚼得粉碎，望上一噴，叫聲：「變！」變有百個行者，都是一樣打扮，各執一根鐵棒，把那怪圍在空中。那怪害怕，也使一般本事：急回頭，望著巽地上，把口張了三張，呼的一口氣吹將出去，忽然間，一陣黃風，從空刮起。好風，真個利害：

冷冷颼颼天地變，無影無形黃沙旋。  
穿林折嶺倒松梅，播土揚塵崩嶺站。  
黃河浪濤徹底渾，湘江水湧翻波轉。  
碧天振動斗牛宮，爭些刮倒森羅殿。  
五百羅漢鬧喧天，八大金剛齊嚷亂。  
文殊走了青毛獅，普賢白象難尋見。  
真武龜蛇失了群，梓潼驛子飄其轡。  
行商喊叫告蒼天，梢公拜許諸般願。  
煙波性命浪中流，名利殘生隨水辦。  
仙山洞府黑攸攸，海島蓬萊昏暗暗。  
老君難顧煉丹爐，壽星收了龍鬚扇。  
王母正去赴蟠桃，一風吹亂裙腰釧。  
二郎迷失灌州城，哪吒難取匣中劍。  
天王不見手心塔，魯班吊了金頭鑽。  
雷音寶闕倒三層，趙州石橋崩兩斷。  
一輪紅日蕩無光，滿天星斗皆昏亂。  
南山鳥往北山飛，東湖水向西湖漫。  
雌雄拆對不相呼，子母分離難叫喚。  
龍王遍海找夜叉，雷公到處尋閃電。  
代閻王覓判官，地府牛頭追馬面。  
這風吹倒普陀山，捲起觀音經一卷。  
白蓮花卸海邊飛，吹倒菩薩二院。  
盤古至今曾見風，不似這風來不善。  
唵喇喇，乾坤險不炸崩開，萬里江山都是顛。

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，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那半空中卻似紡車兒一般亂轉，莫想掄得棒，如何攏得身？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獨自個舉著鐵棒，上前來打。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，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，莫能睜開。因此難使鐵棒，遂敗下陣來。那妖收風回洞不題。

卻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，天地無光，牽著馬，守著擔，伏在山凹之間，也不敢睜眼，不敢擡頭，口裡不住的念佛許願；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，師父死活何如。正在那疑思之時，卻早風定天晴。忽擡頭往那洞門前看處，卻也不見兵戈，不聞鑼鼓。獸子又不敢上他門，又沒人看守馬匹、行李，果是進退兩難，惶惶不已。憂慮間，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，他才欠身迎著道：「哥哥，好大風啊！你從那裡走來？」行者擺手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我老孫自為人，不曾見這大風。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，來與老孫交戰。戰到有三餘合，是老孫使一個『身外身』的本事。把他圍打，他甚著急，故弄出這陣風來。果是兇惡，刮得我站立不住，收了本事，冒風而逃。——喂，好風！喂，好風！老孫也會呼風，也會喚雨，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。」八戒道：「師兄，那妖精的武藝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也看得過，又法兒倒也齊整，與老孫也戰個手平。卻只是風惡了，難得贏他。」八戒道：「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？」行者道：「救師父且等再處。不知這裡可有眼科先生，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眼怎的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這會子冷淚常流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這半山之中，天色又晚，且莫說要甚麼眼科，連宿處也沒有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要宿處不難，我料著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，我們且找上大路，尋個人家住下，過此一宵，明日天光，再來降妖罷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他卻牽了馬，挑了擔，出山凹，行上路口。此時漸漸黃昏，只聽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。二人停身觀看，乃是一家莊院，影影的有燈火光明。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，漫草而行，直至那家門首。但見：

紫芝翳翳，白石蒼蒼。紫芝翳翳多青草，白石蒼蒼半綠苔。數點小螢光灼灼，一林野樹密排排。香蘭馥郁，嫩竹新栽。清泉流曲澗，古柏倚深崖。地僻更無遊客到，門前惟有野花開。

他兩個不敢擅入，只得叫一聲：「開門，開門！」那裡有一老者，帶幾個年幼的農夫，又鋤掃帚齊來，問道：「甚麼人？甚麼

人？」行者躬身道：「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。因往西方拜佛求經，路過此山，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去了，我們還未曾救得。天色已晚，特來府上告借一宵，萬望方便方便。」那老者答禮道：「失迎，失迎。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，卻才聞得叫門，恐怕是妖狐、老虎及山中強盜等類，故此小介愚頑，多有衝撞，不知是二位長老。請進，請進。」

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，逕至裡邊，拴馬歇擔，與莊老拜見敘坐。又有蒼頭獻茶。茶罷，捧出幾碗胡麻飯。飯畢，命設鋪就寢。行者道：「不睡還可，敢問善人，貴地可有賣眼藥的？」老者道：「是那位長老害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，從不曉得害眼。」老人道：「既不害眼，如何討藥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，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今有些眼淚汪汪，故此要尋眼藥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你這個長老，小小的年紀，怎麼說謊？那黃風大王，風最利害。他那風，比不得甚麼春秋風、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。……」八戒道：「想必是夾腦風、羊耳風、大麻風、偏正頭風？」長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他叫做三昧神風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老者道：「那風能吹天地暗，善刮鬼神愁，裂石崩崖惡，吹人命即休。你們若遇著他那風吹了時，還想得活哩？只除是神仙，方可得無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果然，果然。我們雖不是神仙，神仙還是我的晚輩。這條命急切難休，卻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也是個有來頭的人。我這敝處卻無賣眼藥的。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，曾遇異人，傳了一方，名喚三花九子膏，能治一切風眼。」行者聞言，低頭唱喏道：「願求些兒，點試試。」那老者應承，即走進去，取出一個瑤瑤石的小罐兒來，拔開塞口，用玉簪兒蘸出少許，與行者點上，教他不得睜開，寧心睡覺，明早就好。點畢，收了石罐，逕領小介們退於裡面。

八戒解包袱，展開鋪蓋，請行者安置。行者閉著眼亂摸。八戒笑道：「先生，你的明杖兒呢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個饞糟的獸子，你照顧我做瞎子哩。」那獸子啞啞的暗笑而睡。行者坐在鋪上，轉運神功，直到三更後方才睡下。

不覺又是五更將曉。行者抹抹臉，睜開眼道：「果然好藥，比常更有百分光明。」卻轉頭後邊望望，呀！那裡得甚房舍窗門，但只見些老槐高柳，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。那八戒醒來道：「哥哥，你嚷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睜開眼睛看看。」獸子忽擡頭，見沒了人家，慌得一轆轤爬將起來道：「我的馬哩？」行者道：「樹上拴的不是？」「行李呢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頭邊放的不是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家子也德懶，他搬了，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？通得老豬知道，也好與你送些茶果。想是躲門戶的，恐怕里長曉得，卻就連夜搬了。——噫！我們也忒睡得死，怎麼他家拆房子，響也不聽見響響？」行者吸吸的笑道：「獸子，不要亂嚷。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？」八戒走上前，用手揭了，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：

莊居非是俗人居，護法伽藍點化盧。

妙藥與君醫眼痛，盡心降怪莫躊躇。

行者道：「這夥強神，自換了龍馬，一向不曾點他，他倒又來弄虛頭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莫扯架子，他怎麼伏你點札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還不知哩。這護教伽藍、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，暗保我師父者。自那日報了名，只為這一向有了你，再不曾用他們，故不曾點札罷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，所以不能現身明顯，故此點化仙莊。你莫怪他，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，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，亦可謂盡心矣。你莫怪他，我們且去救師父來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說得是。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，你且莫動身，只在林子裡看馬守擔。等老孫去洞裡打聽打聽，看師父下落如何，再與他爭戰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這等，討一個死活的實信。假若師父死了，各人好尋頭幹事；若是未死，我們好竭力盡心。」行者道：「莫亂談，我也去也。」

他將身一縱，逕到他門首，門尚關著睡覺。行者不叫門，且不驚動妖怪，捻著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花腳蚊蟲，真個小巧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擾擾微形利喙，嚶嚶聲細如雷。

蘭房紗帳善通隨，正愛炎天暖氣。

只怕薰煙撲扇，偏憐燈火光輝。

輕輕小小忒鑽疾，飛入妖精洞裡。

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，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，那小妖翻身醒了，道：「我爺啞！好大蚊子，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。」忽睜眼道：「天亮了。」又聽得支的一聲，二門開了。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，只見那老妖吩咐各門上謹慎，一壁廂收拾兵器：

「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，他今日必定還來，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。」

行者聽說，又飛過那廳堂，逕來後面，但見一層門關得甚緊。行者漫門縫兒鑽將進去，原來是個大空園子，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著唐僧哩。那師父紛紛淚落，心心只念著悟空、悟能，不知都在何處。行者停翅，叮在他光頭上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，道：「悟空啊，想殺我也。你在那裡叫我哩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在你頭上哩。你莫要心焦，少得煩惱。我們務必拿住妖精，方才救得你的性命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啊，幾時才拿得妖精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拿你的那虎怪，已被八戒打死了。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，料著只在今日，管取拿他。你放心莫哭，我去啞。」

說聲去，嚶嚶的飛到前面。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，正點札各路頭目。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精，把個令字旗磨一磨，撞上廳來報道：「大王，小的巡山，才出門，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裡，若不是我跑得快些，幾乎被他捉住。卻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。」老妖道：「孫行者不在，想必是風吹死也；再不便去那裡求救兵去了。」眾妖道：「大王，若果吹殺了他，是我們的造化；只恐吹不死他，他去請些神兵來，卻怎生是好？」老妖道：「怕那甚麼神兵？若還定得我的風勢，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，其餘何足懼也？」

行者在屋梁上，只聽得他這一句言語，不勝歡喜。即抽身飛出，現本相，來至林中，叫聲：「兄弟。」八戒道：「哥，你往那裡去來？剛才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，被我趕了去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虧你，虧你。老孫變做蚊蟲兒，進他洞去探看師父，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。是老孫吩咐，教他莫哭。又飛在屋梁上聽了一聽，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：只是被你趕他，卻不見我。老妖亂猜亂說，說老孫是風吹殺了，又說是請神兵去了。他卻自家供出一個人來，甚妙，甚妙。」八戒道：「他供的是誰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怕甚麼神兵，那個能定他的風勢，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。——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？」

正商議處，只見大路傍走出一個老公公來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身健不扶拐杖，冰鬚雪鬢蓬蓬。金花耀眼意朦朧，瘦骨衰筋強硬。

屈背低頭緩步，龐眉赤臉如童。看他容貌是人稱，卻似壽星出洞。

八戒望見大喜道：「師兄，常言道：『要知山下路，須問去來人。』」你上前問他一聲，何如？」真個大聖藏了鐵棒，放下衣襟，上前叫道：「老公公，問訊了。」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：「你是那裡和尚？這曠野處，有何事幹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是取經的聖僧。昨日在此失了師父，特來動問公公一聲：靈吉菩薩在那裡住？」老者道：「靈吉在直南上，到那裡還有三千里路。有一山，呼名小須彌山，山中有個道場，乃是菩薩講經禪院。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取他的經，我有一事煩他，不知從那條路去。」老者用手向南指道：「這條羊腸路就是了。」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，那公公化作清風，寂然不見。只是路傍留下一張簡帖，上有四句頌子云：

上覆齊天大聖聽：老人乃是李長庚。

須彌山有飛龍杖，靈吉當年受佛兵。

行者執了帖兒，轉身下路。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我們連日造化低了，這兩日白日裡見鬼。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？」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，念了一遍道：「李長庚是那個？」行者道：「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。」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：「恩人，恩人，老豬若

不虧金星奏准玉帝啊，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卻也知感恩。但莫要出頭，只藏在這樹林深處，仔細看守行李、馬匹。等老孫尋須彌山，請菩薩去耶。」八戒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，你只管快快前去。老豬學得個烏龜法，得縮頭時且縮頭。」

孫大聖跳在空中，縱筋斗雲，逕往直南上去，果然速快，他點頭經過三千里，扭腰八百有餘程。須臾，見一座高山，半中間有祥雲出現，瑞靄紛紛。山凹裡果有一座禪院，只聽得鐘磬悠揚，又見那香煙縹緲。大聖直至門前，見一道人，項掛數珠，口中念佛。行者道：「道人作揖。」那道人躬身答禮道：「那裡來的老爺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？」道人道：「此間正是，有何話說？」行者道：「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：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，今有一事，要見菩薩。」道人笑道：「老爺字多話多，我不能全記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。」

道人依言，上講堂傳報。那菩薩即穿袈裟，添香迎接。這大聖才舉步入門，往裡觀看，只見那：

滿堂錦繡，一屋威嚴。眾門人齊誦《法華經》，老班首輕敲金鑄磬。佛前供養，盡是仙果仙花；案上安排，皆是素穀素品。輝煌寶燭，條條金猊射虹霓；馥郁真香，道道玉煙飛彩霧。正是那講罷心閑方入定，白雲片片繞松梢。靜收慧劍魔頭絕，般若波羅善會高。

那菩薩整衣出迓，行者登堂，坐了客位，隨命看茶。行者道：「茶不勞賜，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，特請菩薩施大法力降怪救師。」菩薩道：「我受了如來法令，在此鎮押黃風怪。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、一柄飛龍寶杖。當時被我拿住，饒了他的性命，放他去隱性歸山，不許傷生造孽。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，有違教令，我之罪也。」那菩薩欲留行者，治齋相敘，行者懇辭，隨取了飛龍杖，與大聖一齊駕雲。

不多時，至黃風山上。菩薩道：「大聖，這妖怪有些怕我，我只在雲端內住定，你下去與他索戰，誘他出來，我好施法力。」行者依言，按落雲頭，不容分說，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。叫道：「妖怪，還我師父來也！」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。那怪道：「這潑猴著實無禮，再不伏善，反打破我門。這一出去，使陣神風，定要把他吹死。」仍前披掛，手縛鋼叉，又走出門來。見了行者，更不打話，撚叉當胸就刺；大聖側身躲過。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，那怪吊回頭，望巽地上，才待要張口呼風，只見那半空裡，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，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，卻是一條八爪金龍，撥喇的掄開兩爪，一把抓住妖精，提著頭，兩三掙，掙在山石崖邊，現了本相，卻是一個黃毛貂鼠。

行者趕上，舉棒就打，被菩薩攔住道：「大聖，莫傷他命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。」又對行者道：「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，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，燈火昏暗，恐怕金剛拿他，故此走了，卻在此處成精作怪。如來照見了他，不該死罪，故著我轄押，但他傷生造孽，拿上靈山。今又衝撞大聖，陷害唐僧，我拿他去見如來，明正其罪，才算這場功績哩。」行者聞言，卻謝了菩薩。菩薩西歸不題。

卻說豬八戒在那林內，正思量行者，只聽得山坡下叫聲：「悟能兄弟，牽馬挑擔來耶。」那馱子認得是行者聲音，急收拾跑出林外，見了行者道：「哥哥，怎的幹事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請靈吉菩薩，使一條飛龍杖，拿住妖精，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，被他帶去靈山見如來去了。我和你洞裡去救師父。」那馱子才歡歡喜喜。

二人撞入裡面，把那一窩狡兔、妖狐、香獐、角鹿，一頓釘耙、鐵棒，盡情打死，卻往後園拜救師父。師父出得門來，問道：「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？如何方救得我？」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，陳了一遍。師父謝之不盡。他兄弟們把洞中素物，安排些茶飯吃了，方才出門，找大路向西而去。

畢竟不知向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